

大地上的炉火

许俊文

郊人喜漫步,往西不行,是一座湖;向南也不行,有山相阻;北边是一片偌大的开发区,想都不要想。只有朝东边走。有时五里,有时七八里许。路是乡间小路,似一根丢弃的烂草绳,狭窄,弯曲,暄软,把几个不相干的自然村落连缀起来,几阕鸡鸣,几声狗吠,是烟火的最佳注脚。

路边有牛蒡、车前子、紫花地丁、毛茛和茵陈,它们的身后铺陈着尚在耕作的土地,春油菜,夏玉米,秋棉花,一茬接着一茬。冬天最为坦荡,交给风、白雪和群飞群落的乌鸦。

现代城市的触角,暂时尚未抵达。这里的夜晚仍属于黑,属于庄稼的拨节声和虫子的唱和。

行为的惯性使我心照不宣,每次只走到一棵老鬼柳为止。没有为什么。也从未想过为什么。

出轨就是多走了那么三五步。

那里有两间矮趴趴的瓦屋——废弃的机井房,与村庄连皮粘肉。我走了过去,原来是一个铁匠铺——这是多年来我所见到的唯一铁匠铺。

曾几何时,这种带着原始胎记的铁匠铺遍布广袤的乡村,它们是我们物质生活的一部分,且是最紧密的一部分,像一颗螺丝拧在乡村的肌体上,给人的感觉,只要土地不老,炊烟不老,那些红红火火、叮叮当当的铁匠铺,就会永远存在下去。“耕耘”这个词,写在纸上,是多么的诗意!多少代,多少年,走出铁匠铺的铁,与地母行云雨之欢,繁衍出人间烟火和我们的子孙。

打铁人是一对老夫妇,面色黝黑,脸上沟壑纵横,腰间系着的帆布围裙也已千疮百孔。他们对于我的到来,并未表现出惊诧。老妇人咿呀、咿呀扯着风箱,一股股的风,被压进炉膛,从炭块的间隙喷薄而出,带动一蓬火苗一窜一伏,有节奏地手舞足蹈。老汉手持铁钳,翻动着一块铁。那块铁似乎有着即将新生的快乐,脸色由铁青,变成潮红,再由潮红变成赤红,通体透明得犹如婴儿。对,婴儿——一个等待降生的赤裸的婴儿。

它被放到了铁砧上——你这土地的情人,注定与土地厮守终生。

锤声响起。大锤咚、咚,一次次砸向炽热的铁块,每一锤落下去,铁屑飞溅,疾如星矢。打铁人身上千疮百孔的帆布围裙,即是它们的吻痕。小锤显得无比欢快,像一首童谣,叮叮当,叮叮当。在大锤小锤的轮番敲打之下,铁块按照打铁人的意志渐露雏形——一把弯月般的镰刀。

后来我才知道,在离这座铁匠铺的不远处,是一



大地精灵 汤育 摄

个冶炼古遗址,当年有位游手好闲的诗人,在一个夜晚兴奋地写下了“炉火照天地,红星乱紫烟”。我特意去那里看过,泥土犹带火痕,至于缕缕紫烟,早已隐入苍茫。由遗址再往前一点,则有一座古村落,每年的腊月二十四这一天,聚族千余人跪拜三把锈迹斑斑的镰刀,名曰“祭茅镰”,六百多年来从未间断。约莫十多年前,那个叫“茅坦杜”的村庄,还有一个铁匠铺苟延残喘着,它后来是怎么消失的,我不得而知。

藉此,我获得一个想象的图景,在我栖息的这片土地上,推及更广阔的地域,远古的炉火一直熊熊燃烧着,风雨如磐也好,饥寒交迫也罢,炉火一直燃烧着。铁砧上锻打的镰刀、锄头、犁铧、门环、铁锹、爪藜、吊钩、花轿上的铁环以及棺材板上的铆钉。

渐渐熟悉后,打铁的老汉告诉我,他的这门手艺,是从祖上传下来的,中间隔着几重山,几重水,弄不清。我递给老汉一根烟,他用铁钳夹起一块赤炭,歪着头点着烟,猛吸一口,指着铁匠铺旁边的一溜坟包,诡秘地一笑:他们能听见我的下锤声。我寻思,沉睡在黄土里的人,又何止能听得见有节奏的锤声,当大雪覆盖这片土地时,想必他们被这炉火温暖着。

然而,到老汉这一代,这炉火不熄也得熄了。他指着墙体上那个张牙舞爪的“拆”字,表情显得有些复杂、诡秘,我猜不透他是欣喜,还是惋惜与忧伤,也许兼而有之吧。

其时正值夏天,老汉赤着膊,我发现他身上的肌肉已经明显松弛,古铜色的皮肤上挂满油亮的汗珠。老汉砸下最后一锤,对我说,他的力气起码还用三到五年。

这个我信。

可是炉火不会给他机会。

春天的记忆

陈 绘

绵绵春雨过后,零落的十几户人家,似在画中。天空放晴,泥土湿润松软,油菜秧从枯黄的菜叶里挤出身子,伸伸懒腰,扭扭头。

小野花被春雨浇醒了,睁开眼睛,蓝的、白的、黄的……像一个个害羞的小姑娘,东躲西藏。

孩子们早早放学,一到家,甩下书包。女孩栽花插柳,种瓜点豆,或挎着竹篮,唱着歌谣,结伴挑野菜,采野花。野花愿意采多少就采多少,没人管,编成花环戴在头上。男孩子们掘蚯蚓,挖黄鳝,钓泥鳅……各做各的一份儿事。

“这是荠菜吗?”“当然是啦!”“错啦,这不是荠菜!”我们争论不休,个个面红耳赤。“荠菜的叶子大锯齿形,颜色深紫。”一个伙伴指着贴空地长的荠菜,笃定地说。“没有齿,颜色碧绿的才是荠菜。”另一个伙伴摸着长在菜地里一棵荠菜,不依不饶地强调说。我摸了摸叶边有一层细细的茸毛的野菜,又放下了,走过去又疑惑回头,才发现边上还有一棵更肥大的荠菜。回到家,大人们告诉我们,荠菜的颜色和形状会变,每个人挖的都是荠菜。

篮子里的野菜满了,太阳还没下山。我们在河滩上奔跑,没有任何目的。疯累了,躺在地上打滚撒欢

儿,或兴奋地玩起扑克牌。人和天地在一起,天是那么大,那么远。地上的植物一眼看上去,怎么也看不完,只觉得眼前一片鲜绿。

仲春,阳光铺盖油菜地,地沟里的小野蒜,喝饱了雨水,像麦苗卯足了劲儿往上长。小伙伴们蹲在田沟里,拔了一堆又一堆。地里的刺猬仍然缩成一团,眯缝着小眼睛,一动不动地躺在菜秧里。“呼哧呼哧”的拔蒜声,惊动了刺猬和野兔,只听“嗖”地一声,从脚裸边箭一般地逃远了。“啊,刺猬!兔子!”我们都站起身,直愣愣地随声望去,失望的眼神在倒伏的庄稼中延伸……

暮春。眼前一片光影流动,生机盎然。小麦正在扬花,雪白雪白的,散发浓郁的芬芳。玉米随性往上长。淡紫色的萝卜花,朴素、淡雅,肥胖的黄蜂,毛球似地附在里面,一动不动。小蝴蝶像盛开的花,轻盈盈盈飞。我们蹑手蹑脚地跟着,跟着跟着,不见了它的踪影,气馁地躺在垄沟里,以地为床,以天为被,透过层层叠叠的绿叶,望着瓦蓝的天空,幻想着……村子里发出悠长悠长的呼喊声,我们不应,也不出来,用小鼻子使劲地吸着,吸着菜花和泥土的芬芳,任母亲焦急地呼唤……

软 饭

冯 磊

22岁那年,作家巴尔扎克给自己的妹妹写信:“留神一下,看看能否物色一位有巨额财产的富孀。你再向她吹嘘一下,就说我是个出众的青年,仪表非凡……”

当时这位大文豪深陷债务危机之中,急于寻找一棵大树栖身。

此后,他先后盯上了帕尼尔夫人(巴尔扎克母亲的闺蜜,七个孩子的母亲)、四十一岁的尤物阿布兰黛公爵夫人,才华横溢的巴尔扎克频繁给人家写信,信中使用的言辞肉麻到无以复加的地步。不仅如此,青年巴尔扎克主动提出为阿布兰黛公爵夫人写回忆录。以上手段,和《红与黑》中的于连有一拼。

通过以上两个中年妇女,巴尔扎克顺利进入上层社会,并因此获得了大量高层秘闻和拿破仑轶事,写出了长篇小说《夏倍上校》。

公爵夫人年老色衰以后,已经小有成就的巴尔扎克又遇到了年仅二十七岁的韩思卡。后者是他的忠实粉丝。韩思卡是一位伯爵夫人,乌克兰人。接到偶像的书信,她心潮澎湃,血管里的热情二十四小时都在燃烧。在信里,巴尔扎克与她约定,一旦韩思卡的老公一命呜呼,他们就结婚。在此之前,他们应该心态平和,稍安毋躁。

巴尔扎克的心机之深,令无数后人叹息不已。

后来,韩思卡的老公终于去世。在巴尔扎克先生去世之前几个月,她终于如愿以偿地和他结了婚。

巴尔扎克的攀爬,在文化圈并不是唯一的。

哲学家卢梭十七岁那年遇到华伦夫人,并顺利成为对方的人幕之宾;音乐家柴可夫斯基和一位矿业主的遗孀,保持了十三年“亲密而纯洁的友谊”。他们,都还算是幸运的。

比较不走运的是小说家、诗人爱伦·坡。爱伦·坡也曾做过吃软饭的美梦,他拟定过一份准备进攻的名单,上面有五位贵妇人的名字。不过,这些贵妇人接受了他的热情,却没有给他想要的钱财。因为没有吃到软饭,爱伦·坡最后潦倒而死。

文化人吃软饭,大概是一个普遍现象。据说伏尔泰很生猛,干脆向某位俄国女沙皇抛媚眼。当然,所获也甚丰。

但是,以上这些在素来重视个人廉耻的国人眼中,都是不堪的和粗鄙的。我们,毕竟是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度。

英国的湖畔诗人华兹华斯,毕业于剑桥大学。

很早的时候,华兹华斯就立志要做一名诗人。但是,写诗是无法糊口的。于是,华兹华斯进入新闻界和律师圈,当律师、做记者解决生活问题。业余时间疯狂写诗。

后来,他的一位朋友不幸病故,死前赠给他九百英镑,嘱咐他好好写诗。再后来,华兹华斯的父亲去世,又给他留下了一笔遗产。华兹华斯凭借这些银两,解决了生计问题并最后获得“桂冠诗人”的称号。八十岁那年,他寿终正寝。

木心先生曾感叹说,他真是“一位运气绝佳的诗人”。

